



柔幻谷

逃亡之恋

千柔◎著



Qian Rou

千柔
言情系列
小说



7.5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* T184643 *



梦幻谷

MISS
JULIA WANG

逃亡之恋

千柔◎著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幻谷/千柔著.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0.1
(千柔言情系列小说)
ISBN 7-5039-1922-1

I. 梦… II. 千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0756 号

千柔言情系列小说

梦幻谷

(4 册)

千柔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万泉寺甲 1 号

邮政编码:100073

江苏吴县市文化印刷厂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6.4 字数:505000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9-1922-1/I·818

定价:47.20 元(全 4 册,每册 11.80 元)



内 容

提 要

一个是地位显赫、出使东方的英国贵族，一个是不堪忍受继母虐待而偷渡出逃的少女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，少女得到了这位贵族青年的庇护，却始终不敢吐露自己身世的秘密……航行中，轮船发生了故障，搁浅于敌国的海滩，他们不得不起逃亡，一路上，几多坎坷，几多艰险，少女凭机智勇敢帮助青年克服了途中的种种困难，而最终得以脱险。

在同甘共苦之中，他们深深相爱了，然而，若想让爱情的果实瓜熟蒂落，还要经历一番离别的痛苦……






逃 亡 之 恋

目 录

1. 舞 会	1
2. 偷 渡	18
3. 搁 浅	35
4. 逃 跑	53
5. 机 智	74
6. 逃 亡	89
7. 嫉 妒	102
8. 爱 他	121
9. 分 离	137
10. 出 走	154
11. 终 曲	172

1 舞 会

“不！不！……请不要再打我了……请饶了我吧……饶了我吧！”


女孩的哀求忽然变成惨呼，因为皮鞭越抽越猛，她瘫倒在地，痛苦地啜泣着。

那女人使劲猛抽最后一鞭，然后狠命把皮鞭扔向墙壁。

“这该给你一次教训了吧！你这小贱人。”她怒吼，“让你父亲醉成那样。”

“这……不……不是……我的错。”女孩低声抽噎，“他……朋友来……找……他……的时候……他……他把我……支开了。”

“借口！你总有借口！”她怒嚷，语气到后来却一转而成喃喃自语，“我今晚该怎么办呢？没有你父亲陪，



我怎么去赴宴呢？”

见到她似乎怒气微消，躺在地上的女孩小心翼翼地站起来，晶莹的泪珠滚落腮边，但她的眼波却仍那么温柔，不含丝毫仇恨和敌视。

她已习惯于继母的毒打。继母的脾气出名的狂暴，不如意时就打人泄愤。艾薇娜成了她的出气筒。

“该怎么办呢？”继母自言自语。

她走过房间望向窗外，眉头紧锁，细长的手指不住地敲着窗台。

葡法混血的璜妮达是英国雷乔治少校的继室。结婚时，称得上是位美人。

但战争结束后，生活日渐艰苦。雷少校又因伤锯腿，终日沉溺酒乡，这一切使得璜妮达脾气更加凶暴。她的脸色阴沉，整日咒骂不休，有时怒气发作，几近疯狂。

艾薇娜怕她到极点。她学会坦然接受继母的鞭打，而不怀怨恨。她像个哲学家，晓得世间有许多事情本身就无可理喻，惟有忍耐一途。

由于营养不良，又饱受虐待，她的个子矮小，发育不全，看起来就像个小孩，实际上，她已满17岁了。

她艰难地爬起来，理平裙子的下摆。她的衣裙破烂不堪，早就褪色了。背部及肩膀如火烧般痛楚，她忍不住低低呻吟。手臂鞭痕清晰，血丝涔涔流下。

“我该怎么办呢？”璜妮达伫立窗前。

“我也不晓得。”艾薇娜回答，“再不然你就不要爸爸陪，自个儿去参加。”继母紧皱的眉头似乎舒缓了



些。

“可以吗?别人会怎么想呢?他们会怎么说呢?”

“我想他们大概不会注意到吧?”艾薇娜说。

“我可以说他生病了,这倒一点不假。再不,我就照实讲。”她怒道,“告诉大家你那蠢父亲烂醉如泥,就算世界大战爆发了也弄不醒他。”

“我真希望能跟你一块去。”艾薇娜渴望地说。

继母不屑地大笑。

“这倒真是新闻,你看你那副破烂德性,和稻草人没什么两样。再说也没人请你去。我早就告诉过你,我决不会放你出去参加宴会的。当初我嫁你父亲时,也没答应说要照顾你这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儿。”

她撒谎,两人都心里有数。

璜妮达已经年过三十,偏要把自己说得还像个少女。

实际上,她能嫁给雷乔治这个英国军官,还算她运气好。在这里,没有人愿意娶她,因为她既无嫁妆,又有外国血统。

蓦地,她猛力往窗台一捶。

“我一个人去。”她宣布,“就这么决定,我在街上随便拉个英俊男子陪我参加舞会。谁知道?也许他会一眼看上我,要和我做朋友呢!”

“这次舞会一定很美妙。”艾薇娜向往地说,轻轻抚揉痛楚不堪的手臂。

“这次可说是里斯本有史以来最盛大的舞会。”

璜妮达随时都不忘夸大自己的爱国心,因为她怕别

人记起她有半个外国血缘。

她脾气坏，一半原因是她为了有半个敌人血统而难堪，她怕别人会拿她当话柄。

她没有什么朋友，偶然结识几位新交，可是又时常自觉遭到藐视或误会，这时她就回家打艾薇娜出气。

有时，她会歇斯底里地大哭，狂怒地诅咒所有的人和事，说她痛恨人类到极点。

雷乔治终日烂醉如泥，根本弄不清他的抚恤金花到哪里去了？只要有钱供他买醉，天塌下来他都不管。他的信誉在城里一向不坏，朋友又多，不愁没酒喝。他满足于沉迷醉乡，对家庭的困境毫不理会。

艾薇娜明白，他连自己女儿都记不得了。

一个星期以前，艾薇娜还凄惶地问父亲：“我将来该怎么办呢？”

当时他虽然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清醒，可是他皱着眉瞪视她，好像既弄不懂艾薇娜的问题，又搞不清艾薇娜是何许人物。

“我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呀！爸爸！我已经长大了。但璜妮达根本不准我和别人来往，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，只能算是璜妮达的佣人，你又不是不晓得。”

有一刹那，雷少校脸上泛起难得一见的羞愧。

“因为没钱的缘故，日子是不太好过。”他嗫嚅着解释，“你继母只是有时神经紧张而已。”

“这我也晓得。可是爸爸，我已经17岁了。除了做家务和服侍璜妮达外，我也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呀。她甚至不准我有一件新衣服。”





“我会和她说的。”雷少校急忙说道。

他的眼睛始终不敢正视艾薇娜。她晓得父亲绝不会和璜妮达说的。

雷少校像女儿一样，深深畏惧自己的妻子。

“璜妮达无权决定我的未来。”艾薇娜坚持，“那应该由你作主，爸爸！等有了钱，能不能让我回英国去？妈妈在那儿一定还有些亲戚。”

“就算他们没死，也不会理我们的。”雷少校愤愤地说，“我高攀不上他们的女儿，哼，我不配！他们要找个比我好的金龟婿，他们根本就瞧不起我，哼！我宁愿饿死也不会要他们一分钱。”

他并没有像艾薇娜所想的那样清醒。

他越说越火，声音浓厚含混，到后来拄起拐杖，一拐一拐地朝外走，“砰”地一声关上大门。

艾薇娜跌坐椅中，双手捂脸，这一切要到何时方能了结呢？她痛苦地自问。

回想过去，家里充满着温馨，洋溢着欢笑。忆起母亲，艾薇娜觉得自己无法再这样下去了。

少校在婚后一直驻守在英国，直到5年前才调到这里，艾薇娜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英国的家。但是初抵这里的生活却最令她难忘。她仿佛见到母亲轻快地走进房间，金发闪烁，美丽温柔，艾薇娜总是跑着过去迎接她。

她会艾薇娜紧搂在胸怀，亲昵地呼唤她：“艾薇娜，小乖乖。”

泪珠刷刷流下，她恨自己为什么没和母亲一起染上

传染病，这样她俩就永远不会分离了。

母亲死后，爸爸为求重新振作，忘却痛苦，他开始酗酒。在一次酩酊大醉中，他带回了新夫人。

艾薇娜面对继母，毫无心理准备。璜妮达看到艾薇娜也是又惊又怒。

“我以为你的孩子只有两三岁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”她嫌恶地瞪着艾薇娜。当时艾薇娜已14岁，呆若木鸡地看着黑眼浓眉衣着俗丽将成为她继母的女人。

“来，你俩交个朋友。”雷少校快活地说，他醉得醺醺然，此刻，世界对他是美妙万分，人人皆可爱。

“亲一下，以后你们彼此都有个伴。”他说。璜妮达眼光充满仇恨及轻视，而艾薇娜害怕得不敢作声。

尽管璜妮达深恨艾薇娜，尽管她使尽手段迫害艾薇娜，艾薇娜却是她吐露心曲的惟一对象。因为除她之外，她找不到别人可倾诉。现在，她又向艾薇娜唠叨。

“我就独自赴宴。”她说，“可是，万一，万一没人睬我，没人和我说话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他们会和你说话的。”艾薇娜说。

她太了解继母了。知道她现在又陷入情绪低潮，觉得人人都看不起她，此时的璜妮达会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和她作对。

“你交游广阔，再说又有这么多值得庆祝的事，到时人人都是一团高兴，不会不讲话的。”

璜妮达微笑了，阴郁的眼神暂时消失。

艾薇娜心里明白父亲是璜妮达嫁人的最后机会，璜妮达根本就趁父亲醉得人事不知，没时间反悔前，闪电





下嫁。

艾薇娜私下相信当初父亲根本就没有向璜妮达求婚的打算；就算有，也不是指婚姻，而是逢场作戏的一句玩笑，和他对那些欢场女人所提的肉欲要求没有两样。

“把我的披肩、扇子及梳子拿来，其他东西也给我准备好。”璜妮达专横地命令。

艾薇娜温驯地服从，她已习惯这种被呼来喝去的女佣生涯。

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欢呼，她俩同时跑向窗口。

平时狭窄的街道上布满又饥又病的乞丐，恹恹地靠在墙边或坐在阶沿。

此刻这些乞丐已被人群驱散，成千上百的人从各处涌到，等着看究竟是哪位大人物来临。

“这一定是刚抵达的贵宾。”璜妮达整个身子都探出窗口，兴奋地嚷。


两匹骏马装饰得灿烂辉煌，昂首阔步，神采奕奕地走过街头。后面是辆密闭式的马车和一队身着鲜红外套、雪白长裤的士兵，兵器闪闪发亮，一望即知刚由英国抵达。

骑在领头骏马上的是两位时髦优雅的绅士，一位年纪较长，另一位则年轻英挺，仪表出众，晒成浅褐色的脸庞将他的蓝外套及雪白的领结衬得更加潇洒出色。

“他们是谁？”艾薇娜喘息地问。

“今夜舞会的贵宾。”璜妮达双眼闪亮，兴奋异常。

“老的那位是新任大使，至少大家都这么讲，另一



位一定就是韦伯了。”

“他是那样超群出众。”艾薇娜想。他有着宽阔的肩膀及英俊的仪表，难怪璜妮达和其他女人都渴慕地盯住他瞧。

这里的市民从未见过这么风度翩翩、衣着考究的绅士。

可是这两位英国贵族看起来多么不同，雪亮的皮靴、考究的手套、雪白的领结及长裤，一看即知出自一流的手艺。甚至连他们在马上的英姿，都显出他们的不凡，难怪这里的市民要为他们欢呼。

“如果我有件新衣，该有多好！”璜妮达喊，“以前谁都夸我是美人。但是现在穿这种旧衣服，丝毫都显不出我的美丽。”

艾薇娜没有作声，她根本就没听到。她在注视韦伯，想起父亲曾一度也那么骄傲自信、温文挺拔，是个标准的英国绅士。

“英国男人看来就该是这样，态度庄严自信，待人和蔼文雅。”艾薇娜告诉自己。

从韦伯注视群众的眼神里，找不出丝毫的轻视嫌恶。他对群众展露的笑容，也丝毫不给人有尊贵的感觉。可是他看起来就是那么高贵不凡，就像来自天上的神祇。

“和他谈话，不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”艾薇娜沉思，“他会说些什么？他的谈吐是不是也和他的仪表一样超凡脱俗？”

父亲的朋友、常来家里的贵族人士经常对四周的穷



人不理不睬，摆出不屑一顾的神色。

她突然一阵冲动，转向继母。

“今晚带我去好吗？”她恳求，“我保证不讨人厌，我们可以说父亲病了，由我代替参加。我可以及时赶出一套晚礼服。你那件蓝色的旧礼服反正不穿了，我可以把它裱熨平，加一层棉纱盖住，再缝上几条丝带。请你带我去好吗？”

璜妮达惊奇地凝视着她。

“你疯了？”她终于说，“你以为我会和女人一同赴宴？我一向不愁没有男人陪伴。再说我早就讲过，你只能算是我的佣人，得服从我的命令，别的事少做梦！”她凶狠地说下去，“我家里容不得你。我才是这个家最重要的人；我才是一家之主，你明白了吗，给我好好记住。”

她逼近艾薇娜，捉住她的肩膀，将她朝窗口一转。

“你想去追那些英国男人，是不是？”她恶狠狠地说，“我告诉你，等你再大一点，我就会把你给弄出去！我可不是笨蛋！我不会让你那头漂亮头发和英国肤色把我衬得像个老太婆。再过一年，你就得给我滚蛋，再哀求也没用。”她恶毒地大笑。

“我才不管你的遭遇和下场，那些阿哥无疑会欢迎你陪他们睡觉；不然，你也尽可能饿死路旁。我才不管你呢！你先把事情搞清楚，再求我带你去参加舞会。”

她猛甩艾薇娜一耳光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坐在梳妆台前，放下一头黑发，开始梳理。

有好一阵子，艾薇娜怔怔地凝视她，眼眶里含满泪



水。她缓缓抬起双手，抚着火辣辣的双颊，愣在那儿。

“拿热水和干净毛巾来，还有袜子及内衣。”璜妮达命令道。

艾薇娜机械地服从着，继母的威胁却一直萦绕在脑海中，嗡嗡回响。

璜妮达说到做到。艾薇娜并不傻，她晓得璜妮达讲的是真心话。到今天她才晓得璜妮达决心撵走自己，甚至会不择手段。

她心情紊乱，不知所措，找父亲求救也没用。父亲正酩酊大醉地瘫在楼下沙发里，四周的空酒瓶翻倒在地。她明白自己跟他再讲什么也都没用，只要他一喝酒，转眼就会忘得干干净净。

她该如何是好？

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她脑里。不论她是在替璜妮达洗浴、化妆、梳头或穿衣，她都一直自问着。最后她替璜妮达扣上一条俗丽的项链，这是家里仅余的饰物之一，值钱的饰物早就典当一空，付了酒账。

“你父亲前天晚上提到一条上面坠着一个小钻石的项链。”璜妮达突然开口。

艾薇娜蓦地呆住了。

“你晓得他说的是啥吗？”

“不……我……我不晓得。”

“我猜这恐怕是你母亲的项链，上面真的有钻石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不……晓得。……我……记……不清楚。”



“如果你敢撒谎，我会把你的骨头都打断。”璜妮达恐吓地说。

“如果你要的话，我……会替你找找看。不……不知……能不能找到。”

“你今晚就给我找，你父亲的房间，还有你母亲的箱子，每个角落都仔细搜一遍。这样我出去时，你就不会趁机偷懒。”

璜妮达站起身，审视镜中的自己，满意地笑了。

“我有个预感，今夜一定会玩得很高兴。”她说，“我依旧美丽迷人，这点我十分确定。我仍可以吸引男人。当然，重要的就是要有自信，要对自己的美丽有信心。”

她略为转身，从另一角度审视自己，又笑了。

“车来了吗？”

“20分钟以前就到了，我告诉过你了。”

“既然目前没有男人伴我上车，我就赏你这份护我上车的荣幸，这就叫废物利用。等你那死鬼父亲醒来，你告诉他，我明天要他好看。”

她转身朝门口走去。

“至于你，”她警告，“找不到项链，你自己晓得后果。”

艾薇娜目送马车驶远，才让老仆荷西关上大门。荷西伺候他们有5年之久，是个半聋的老人，不管用了。

艾薇娜上楼到自己的房间，那是间小阁楼，夏天酷热，冬天严寒，连给仆人住都嫌太差。

她关好门，在屋角跪下，掀起一块松动的地板，取



出个小包裹。那是她所有的财富……一缕母亲的头发，一条丝带，一个母亲生前常戴的小戒指和那条项链。

项链包在纸里，艾薇娜颤抖地打开它。

项链小巧，上面镶嵌的钻石并不值钱，然而在艾薇娜眼中却是无价之宝，因为里面珍藏着母亲的小画像，这是她对母亲仅有的回忆了。

小像画得很美，圆润青春的脸庞、湛蓝的眼睛、金色的柔发，看来就像天使。

艾薇凝视着那张小像，浑然忘却时间及其他一切。

然后她亲亲它，把它戴上。她体型娇小，项链松松地垂悬胸前。

她把戒指套上自己小小的手指，然后放下地板，以免被人发觉。

在寂静的深夜，她常常会戴上母亲的饰物，怀想着她。她以为父亲早就把这些小东西忘掉了，她也从未向父亲提起过。

她不寒而栗，璜妮达一向有办法夺得她想要的东西，不管用暴力或甜言哄骗，她总有办法的。

刚才的毒打，使她背部仍像火烧般灼痛，手臂也痛楚不堪，她泪珠盈睫，但接触到母亲饰物时，内心突然一片宁静。

她伫立窗前，街道寂静昏暗。夜幕低垂，星光闪烁。蓦地，灵光一闪，她跳起身，抓起披巾围住头，往楼下走去。

屋内黑沉，没人替她准备晚餐，也没人点燃蜡烛，大家似乎都无视于她的存在。